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史記

(十四)

司馬遷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史記

(四十)

司馬遷著

國學基本叢書

史記

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已姓也。燕周云秦兄弟五人秦最少兄代弟。蘇秦之亂從王城東遷雒陽故城乃號東周以王城爲西周。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鬼谷先生六國時從橫家。鬼谷地名也。扶風也。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爲號。又樂至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在說秦王之後。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而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數十得太公引雖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相之厚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也。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鄰誑本作揣。合也。定諸侯使羅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遠曰揣摩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世以爲秦智。說淺故少之。劉氏云少謂輕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

曰秦四塞之國。東有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烏蘭等關北有黃河南塞是四塞之國也。西被山帶渭東有關

河州小磧石山東北流至勝州南流至寧州又東北流經魏滄等州入海各是萬里已下。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又有馬。此天府也。物所聚言尊此所藏若天府然。

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

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

見說燕文侯。文侯說音稅燕文侯史失名。曰燕東有朝鮮遼東。朝鮮音潮仙二水名北有林胡樓煩。

北西有雲中九原。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漢武帝改曰五原郡在榆林縣西界二郡

水。地理志函州周禮曰正北曰井州其州呼沱也。呼沱水名并州之川也音呼沱地

經五臺山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

年。百乘粟支十年。車七。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是也。鴈門山在代燕西門北有棗

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

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

垣矣。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趙之東。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渡噶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

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

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趙國時屬趙。即燕西

界。南近齊。河北博洽德三州。齊趙疆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

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世本云。肅侯名音。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

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符用反。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

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

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

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已。今論楚國之利。必使分

別。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

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楚東澶泗。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劾宜陽。宜陽劾。則上郡絕。韓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

之上。與齊接壤。魏弱。則劾宜陽。宜陽劾。則上郡絕。韓宜陽。即韓城也。在洛州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破人謂破前敵也破於人爲被前敵破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臣人謂已爲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彼臣也臣人謂已得人爲臣臣於人謂已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謂衡音橫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案衡人即游說從橫之士也東西爲橫南北爲縱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有長姣美人文云姣音絞說文云姣美也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音許曷反謂相恐脅也鄭氏惕音勑表疎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通質列白馬而盟言通其交質之實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謂糧兵於宜陽趙涉河漳欲與韓相授以阻秦軍而西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謂道蒲津之東攻之則楚絕其後謂出也絕秦兵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在洛魏塞其道謂之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即河內之道戰趙涉河博關徐廣曰齊威王六年晉伐齊到博陵東郡有博平縣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齊從滄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謂陝及曲沃等處也齊涉清河齊從貝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

以資秦。相親獨以秦爲資而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

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一鎰二十四分之一。其說各異。純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

又禮卿射云：某賢於某。若千純純數也。音旋。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

之雕陰，且欲東兵。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西北。按地理志：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昭侯之子也。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二邑本屬東周，後爲韓。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卽商山也。在商洛縣南一里。亦曰楚山。武關在焉。東

有宛穰洧水。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南方。宛穰，地理志：宛穰二縣。南有陘山。徐廣曰：召陵有陘山。

四南三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弩者，善材。許慎注：淮南子：蠻夷

以爲南方蠻出。少府時力距來者，倍於常故。名時力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韓又有

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足

也。弩其名並具淮南子。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

坐舉足踏弩兩手撈機，然後發之。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徐廣曰：莊

北而而不見冥山。冥山在平太極。李軌云：在韓國棠谿州。偃城縣西八十里。鹽鐵論云：有棠谿之劍，是

陽曰：墨關之莫邪也。合賻，戰國策作合伯。春秋後語作合相。鄧師宛馮，鄧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

於馮池鑄劍。龍淵太阿。案吳越春秋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告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歐冶，故號宛馮。劍人欲因子請此二人作劍，可乎？風胡子曰：可。乃往見二人，作劍一曰龍淵，二曰太阿。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水，可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以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也。故天下之寶劍，韓爲衆，一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鑄，四曰鄧師，五曰宛濶，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案徐廣曰：城出鐵，戰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皆能斬之。革挾，謂以革爲射決，決，射繡也。拔芮，音伐，與敵同，謂楛也。芮音如，字謂繫。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案鄭玄注：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戰國策云：寧爲雞口，不爲牛後。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雞口雖小，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案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又說魏襄王，王子名，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案徐廣曰：陳汝南合從諸侯，後而美之，故稱曰主君。又說魏襄王，王子名，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案徐廣曰：陳汝南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鄆鄆不同，必有一誤。鄆音焉，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陽新

都新鄭魏案地理志云潁川有昆陽舞縣汝南有新鄭縣南陽有新都縣地理志昆陽舞縣

戰國策直云新鄭無新都二字東有淮潁潁川二郡煮棗宛廣曰宛宛句無胥其地關西有長

城之界北有河外河南地卷衍酸棗徐廣曰酸棗卷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卷武到密行地名徐廣曰酸

徐云地名行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庶之數會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

般般音隱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衡音

音卽卒有秦患患忽反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

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狩而會之故謂之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制庶皆受秦

之法春秋其秦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敵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干遂地名不知所

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干延屬是干爲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因爲名也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武王伐紂於牧野築之周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

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其上冠冑帶劍三日之糧日中而糧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置衣音

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宅故云利其田宅也

頭二十萬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奮擊二十萬斯徒十萬今起之爲卒斯者斯謂炊烹供

役養雜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

以効實謂割地獻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

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縣縣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

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此効奉明約在大王

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本名辟

之子也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

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曰雖小矢喻徑疾也呂氏春秋

也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

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築似琴

不鼓擊之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臨菑之塗車殺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

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

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

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

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徐廣曰魏襄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

之西南也言秦伐齊背韓魏地而與齊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徑乎亢父之險剛又苦

地曹濮等州也杜預云曹衛下邑也陽晉故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故車不得方軌兩車並行不得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敵過也秦雖欲

深入則狼顧走常還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心也喝本亦作獨並呼合反高誘曰虛喝

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不敢驕矜而不敢進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能害

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

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

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威王名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

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郡界徐廣曰巫郡者南部之西東有夏州海陽廣曰楚

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案左傳楚莊王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注者不說夏州所在車亂

而劉伯莊以爲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爲得地理志海陽地關鈞兵云南有洞庭蒼梧是也今青草湖

楚之東境也大州中州也夏水口在荊州江陵縣東南二十五里南有洞庭蒼梧是也今青草湖

蒼梧地名地理志有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徐廣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陘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陘

郇陽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郇陽今之順陽乎一本北有汾陘之塞也

河東晉地計郇陽當是新陽聲相近字變耳汝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陽魏幽色變爲桐色郇邑在

變爲國陰爾。郟亦當然也。徐氏云：郟陽，當是順陽。蓋疎。西。四百四十里。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鄢郢在荆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鄢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

願大王早執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棗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

如縣旌而無所終薄。白洛反。案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

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疑於王者。

疑作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

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委蛇，謂面掩地而進，若地行也。蒲服，即蒲荀，並音蒲仆。

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案周曰：蘇秦字季子。按其嫂呼小叔爲季子耳，未必卽其字。尤南卽以爲字，未之得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

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負背也。枕也。近城之地，沃澗流澤，最爲膏腴，故曰負郭。

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

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

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乃

投從約書於秦。案投當作設，今本並作投。言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以告於秦。若作投，甚爲易解。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

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案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

年，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

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

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

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音卓。又許穆反。今之毒藥烏頭是。廣雅云。燕與毒附子也。一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爲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人食烏頭則愈益充。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會反。又七小反。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乘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

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儂而棄酒。詳音羊。詳詐也。儂音董。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儂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徐廣曰。燕王之十年時。齊宣王卒。湣王卽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爲燕。燕易王卒。徐廣曰。易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爲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同指而此云不死殊而走者。蘇秦時雖不卽死。然是死創。故云殊。齊王使人求賊。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蘇秦風俗通義稱漢令。變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報仇也。徐廣曰。蘇秦旣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途。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

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韓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敵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或作齊彊故言長主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敵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國策云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是燕之失也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威王二十九年此說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濟深二水。上承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可以爲固。長城鉅防。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爲長城。太山記云。太山四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盡入海。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謂濟州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謂滄博等州在漂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敵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

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

遂委質爲齊臣。蘇秦質，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

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

徐廣曰：是周。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

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涇陽君，秦王弟，名惲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

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齊事秦，然秦不信齊及蘇代，恐爲不成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

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

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遣燕昭王書

曰：此書爲宋說。燕令其助齊梁。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

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更以淮北之地，加於齊都，是疆。齊譬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

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

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謂山戎、狄、附齊者。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治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疆萬

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

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徐廣曰：取敗素染以爲紫。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

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正之，何不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曷？公語三日，境內莫有衣紫者，而賈十倍。謂紫色，價本名，而其國中因弊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挑，田鳥反。執持也。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符，微兆也。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長，如字。賓，音捐。大好。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勞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涇陽君名慄，高陵君名顯，二人，秦王母弟也。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

曰楚得枳是反今濟州城在秦枳縣在江南而國亡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齊得宋而國亡

年表云齊湣王二十八年滅宋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

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然而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即江所出之岷山乘

夏水而下江涼之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山在梁州南一百九十里周地志云

南渡老子水登巴嶺山南回記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洞庭

五渚五渚五渚也劉氏以爲五渚宛鄧之間臨漢水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東而下隨邑智者不及謀勇士不

及怒寡人如射隼矣言我今伐楚必當捷獲也華若今之鴟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

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州地名近宜陽也一日而斷太行太行

山羊腸坂道北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宜陽平陽皆二日而莫不盡絛搖動也我離兩周而觸鄭

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五日而國舉乃觸擊於鄭故五日國舉猶拔也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

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太原當爲太行卷猶斷絕我下軹道南陽封冀軹道亭河東皮氏有

冀寧也軹道亭河東皮氏有韓國宜陽也太原縣名魏地不至太原亦無別名大衍字原當爲京京及卷皆屬滎陽是魏之境軹是河

內也軹道者亦衍字徐廣引軹道亭非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包兩周河東取成皋也

內也封陵也冀寧也皆在魏境故徐廣引河東皮氏有冀寧是也

及周王城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鑱戈在後劉伯莊云音四廉反利也決滎口魏無大梁滎口與今汴河

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故云無大梁也。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城在曹州

寬胸縣西南。決宿胥之口。魏紀年曰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潰開白溝道青淇二水入焉。至

三十五里。魏無虛頓邱。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潰開白溝道青淇二水入焉。至

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邱。魏志云武帝於清淇口東因宿胥故潰開白溝道青淇二水入焉。至

二十里。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

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以破宋爲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

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

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重楚附也。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韓地也。韓先事秦。今

楚取南陽故晉。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郟阨。郟在均州。郟縣名。在江夏。均州故城

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郟

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南苑有林。鄉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

犀首屬行而攻趙。犀首。魏將也。本魏將。因之以屬軍。行音胡。耶反。謂車兵相續也。犀首。兵傷於讎石。遇敗

於陽馬。讎石。陽馬。並趙。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

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穰侯。魏太后也。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

六國從親以資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也。○臣照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爲主賓之賓，既以爲賓，未聞伐賓之義。

鐵幕，索隱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面，劉言臂脛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

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卽五國也。○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驕矜而不敢進。○驕矜，國策作高躍。

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于五年，而徐云自初說至此三年，二說懸殊。

而燕王不復官也。○國策作不復館。

齊伐宋，宋急。○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爲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則莫若挑竊齊而尊之。○國策挑作遙。

焚秦符，正義符，徵兆也。○臣照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絕之也，楚世家云，齊

折楚符而合于秦，解作徵兆非。

乘夏水而下江，索隱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臣照按宜爲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似不得以夏潦之水爲解也。

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陽馬。○國策作離石馬陵。

卷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魏案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左傳

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廩之嫡爲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

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音稅說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辭之。釋音古釋字其妻曰：嘻，音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

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

親。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徵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

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

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按謂數股詞而讓亦貴也數音期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案渠音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徐廣曰一作尺之檄王劭按春秋後語云丈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爲檄卽傳檄爾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文而亦訓汝也下我不盜而壁若管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蘇周曰益州天苴讀爲苞黎之苞音與巴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卑名今論巴苴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苴卽織木苴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注引天苴卽巴苴也蘇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爲巴擊之巴郡按苴卽織木苴所以其字遂以苴爲巴亦謂葦籬曰芭籬國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直侯與巴王爲好巴與蜀爲籬故蜀王怒伐其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之邑曰葭萌直侯與巴王爲陽爲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

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阜，尋縣有

也。戰國策作輻轂，維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名，在魏縣西南五十八里，按洛州維氏縣東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郿城水出北山，郿溪又有故郿城，在魏縣西南五十八里。

與郿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道魏絕南陽，魏絕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楚臨南鄭，楚臨南鄭，

是塞斜谷之口也。令楚兵臨鄭南。秦攻新城宜陽，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

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

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

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

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

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西海爲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也。其實西方羌戎，是

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實謂得土地財寶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

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一作革與張儀圍蒲陽。魏之邑名。蒲陽在臨州。臨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曰。夏陽在梁山龍門。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夏禹所都。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案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

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案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河之西。卽曲沃平周之邑。鄭州。燕滑州。昨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劫衛取陽晉。故城在曹州。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枕。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

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商。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音羊。詳。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音徐。廣。今梁州。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音要。要。即商。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

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今秦欲以^{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房州也，今}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田邑反。粟不

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忽勿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執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音泥。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音方。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音廣。曰：巴郡復有扞水，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在峽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音絕。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音匹。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敵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音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音漢。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音廣。夫秦楚相敵，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句。音廣。曰：一作開。以常山爲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胸，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脊，則他國不得動也。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音廣。遠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

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

混一本

一作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

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

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

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

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

負養在其中矣。謂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微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踰鈞科頭。謂案踰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踰鈞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貫頤奮戟。

者。至不可勝計。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

三尋。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音烏穴反。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

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徒。徒也。褐。粗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

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
上地，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
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
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案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
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
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
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
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
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
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
又勝秦。音番音盤也。又音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
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河外，河之南也。若曲沃、平趙入朝，澠澠
案：綿池，割河間以事秦。秦耳。河漳之問，邑，割以事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
善反。指博關，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淄卽墨危矣。臨菑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

故願大王執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懼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特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河外，謂鄭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趨，音趨。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勾。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斗音主，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爲杵。音主，尾卽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啜。」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斟，斟卽反斗卽。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簪。卽笄，今在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爲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易水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執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案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恆山之尾五城。」尾猶末也。謂獻恆山之末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

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凡王者大祭祀，器等四謂此。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爲祭器也。

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燕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爲鄰，故云與國也。廣鄰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年表

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子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

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教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廢事可乎？」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魏相，爲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其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尙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此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子主謂楚王也。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戰國策作卞莊子，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

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其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

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

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行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錯音措。然則魏必鬪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今日請謁事

情。謂欲以秦之中國無事。中國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秦得燒掇焚杆，切徐廣曰：一孤曰：中國無事。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杆音煩烏。謂焚蹂而牽。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侯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謂秦求親義渠君也。謂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苦被攻伐，則必輕其後五國伐秦。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凡絲一純音屯。一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謂上文犀首云君

帶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張

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爲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

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謂說彼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成其衡道。儀說六

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實秦也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

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頗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聘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考證

張儀列傳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臣照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

地理通釋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爲正

則從境以東。○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五戰而三勝。○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

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楚王大怒。○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熱啜，索隱謂熱而啜之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臣照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梁哀王恐。○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豎子止之。○國策作管與止之。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已之爲秦王計，不後于楚王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斃，此說非也。

其後五國伐秦。○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

卷七十一

樛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樽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謂南陰樽木名也。音遠。高誘曰：樽里子，又有樽樹，故曰樽里。然疾居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樽里子滑稽多智。謂滑稽音骨，稽音雞，都註解云：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謂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故揚雄酒賦云：助爽滑稽，腹大如壺，是也。謂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稽考也。言其滑稽。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樽里子右更。謂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亂不可考較。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樽里子右更。謂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二盡出其人。謂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里盡出其人。謂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年拔之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參考也。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樽里子為將伐趙。

虜趙將軍莊豹拔蘭。謂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

爵色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樽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

陽，使樽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姓騰游

智伯之伐仇猶，淮有仇猶縣也。仇猶，夷狄之國。高誘注：戰國策以仇會為去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

云：智伯欲伐晉，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章蔓支諫曰：「不可，遺之

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蔓支因斷綬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

廣車，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

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樽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

在後，名曰衛疾。謂滑稽，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

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紀年云樗里與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蒲故城在涇州匡城縣北十五里

即子路蒲守恐請胡衍胡衍姓名也胡衍爲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爲秦乎爲魏乎爲魏則善矣爲秦則

不爲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爲衛者以蒲也蒲是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策云今蒲

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魏亡西河之外謂同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

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爲公

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

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故胡衍受金於

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四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

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

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事下蔡史舉先生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

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

魏蜀侯輝相壯反音輝又音切昆反秦之公子封蜀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

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音：人姓名。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息壤，山海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秦邑。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謂函谷及三峭五谷。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驕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戰國策作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昭王名稷，系

本云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圖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圖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繼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樛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今將與楚也。秦地名，近韓，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之地，今以封楚之小令尹，是以杜陽杜陽秦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於秦。私徒往宜陽，闕向壽也。願公熟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謁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楚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彼言公孫奭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謂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

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蘇氏云：向壽有黨，言無異也。一云：改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爲責也。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則向壽必亡。敗是自爲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委二國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韓氏必先委二國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屠之。今公徒收之，甚難。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爲韓求穎川於楚？穎川許州也。楚侵韓，穎川是親向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蘇代言：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而交走秦也。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若二國皆事秦，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蘇代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爲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蘇代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蘇氏云：講，罷兵也。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遁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

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

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

谷。徐廣曰。在陽城。鬼谷在關內雲。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

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

按陽城。鬼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

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

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音福。復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

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徐廣曰。一作

音休。歇反。戰國策。一作嫌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

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爲事君。小不爲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

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

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一作滑。而內行章義之難。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

亂。故楚南塞厲門。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劉而郡江東。皆爲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爲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

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

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即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馮乙，女音汝。馮乙，迷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橐音託，馮乙，迷反。其道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應侯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

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齎音側奚反，一音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七谷三十城。七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楚。誤脫一字。甘茂為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諶智，既親且重，稱兵外擄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考證

樗里子甘茂列傳，虜趙將軍莊豹。○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為正。

蜀侯輝相壯反。○臣照按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

封子輝為蜀侯，輝為後母所譖，自殺，與此異。

不如公孫奭。○奭，戰國策作郝。

則置之鬼谷。○臣照按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與此異。

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穰縣在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冉，封之穰。地理志：其先楚人，姓

芊氏。亡。爾反。芊，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

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及惡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

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秦華陽，韓地，後屬

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惲。而魏冉最賢，自惠

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

亂。亂，除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按季君即公子壯，曾立

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

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

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

戰國策作仇都，蓋是一人而記別也。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爲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

策作宋交。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爲公母急。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

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

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

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陶卽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

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

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爲武安君。白起

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

上莫印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竹書云：宅陽一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

下陌飽反。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

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

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拔邯鄲，

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

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

而國隨以亡。臣以爲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爲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母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

西河東

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韓將暴蕪曰。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謂案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爲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謂陶一作魏。言秦前攻還於魏也。而陶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爲魏伐。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謂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謂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謂魏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東之兩道也。而魏侯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幾盡故宋。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

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爲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

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園

表云魏安

大梁城韓來救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

丘樞反

案蔡陽長社趙氏觀

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

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

齊襄王懼使蘇代爲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

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

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

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

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

曰破齊弊晉楚

晉楚之國亦弊敗

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壘也

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

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

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

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

徐廣曰濟北有剛縣

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

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宜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多，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况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推齊挽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考證

穰侯列傳：戰勝暴子。○戰國策作翠子。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卽聞魏見欺於秦也。○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于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

斬首十萬。○秦本紀作十五萬。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郿，岐州縣。音善。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新城，在河南也。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爲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伊闕，今洛陽南九里也。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國尉，太尉也。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乾河，音干，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無復水也。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垣，徐廣曰：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夷陵，陝州郟下縣。今遂東至竟陵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白起遷爲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陘城故城在曲沃縣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南陽，今南陽府。秦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今河南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

已絕。韓之都在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鄭國也。韓必不可得爲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

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未詳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

因封馮亭爲華陽君。馮亭常山一名華。四十六年秦攻韓。韓魏氏蘭。馮亭在趙世家。馮亭在趙世家。馮亭在趙世家。

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綏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國。按檢諸地記。馮亭在馮亭。馮亭在馮亭。馮亭在馮亭。

王乾案音乾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馮亭在趙世家。馮亭在趙世家。馮亭在趙世家。

據上黨民。平以據援上黨。四月，乾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

將茄。裨將名音加。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四二十五里。又有故殺城。此二城即

也。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一作乘。奪西壘壁。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

頗堅壁以待秦。王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挑田烏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秦相應侯又使

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

多，多死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

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乾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

詳敗而走。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一名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

壁堅守。趙壁今名趙東。亦名趙長。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卽趙括築壁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

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秦故發其兵。屬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

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

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

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

上黨郡。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

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卽圍邯鄲乎。曰然。趙亡

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郢漢中。鄆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

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

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阜有邢丘。今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阜縣城是也。困

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

所得民。亡幾何人。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

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徐廣曰。卷縣有垣城。釋地名云。卷

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

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針反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

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龔代陵將八九月圍邯

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

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

徐廣曰屬安定故城在涇州鵠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

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

行會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快快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劍自殺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

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

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

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該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

能載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

勝而遷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租患諸侯之據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母所以遺智也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強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以稱奇哉若後之役成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難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音擄擄音拳和音濁覓反字亦作綻擄音救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音頻陽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

將攻趙闕與音預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

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荆音諱楚故云

荆也音奔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

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

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音勢一作新徐廣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

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平與蒙恬攻寢音寢徐廣曰今同始寢丘地名也音寢丘大破荆軍

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音城父汝南即縣鄉音汝南汝州鄭城縣東四里

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

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注水經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

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毫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云顯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郢其名自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音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苗。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案音。而不信人。徐廣曰。怛一作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擇。又作割。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蕲南。徐廣曰。蕲南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

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鉅鹿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劫身。劫音沒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適爲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阬楚陷李信霸上卒行實難繼出三代無名。

考證

白起王翦列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爲左更。

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臣照按此與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所載互異。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鄆。魏世家云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卻在昭王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年分不同事亦不一。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非起所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爲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汾城，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臣照按平陽君趙豹，趙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文王母弟也。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秦本紀作十月。

遷之陰密，正義卽古陰密國。○秦本紀正義云卽古密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秦本紀作十二月。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爲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鄒，魯國之邑，在齊國之東。今山東鄒縣。受業子思之門人。

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

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

徒。蓋並軻之門人也。萬章，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

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

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

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案並蒲

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禮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

謂匹夫而葵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人民禽獸

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

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也。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治皆可以爲後代。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之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願化。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實異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驕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撤席。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正結反章昭音敷茂反張揖三蒼訓詰云撤拂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謂側行而衣撤席爲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以爲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侯其見禮重如此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
可爲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
趙孟軻稱太王去邪。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鑿其能入乎。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驕行其言雖不軌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
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晉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謂在彼馬與謳也。有之，謂我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駑駘，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騶案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荀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仕齊爲祭酒。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闊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穀徐廣曰：一作亂。過髡。

騶案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龍也。左故曰雕龍。別錄曰：通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者，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輶也。左

思齊都賦注曰音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通之有潤澤也劉氏云穀衍字也今按文稱矣穀通過則是器名音如字爾盛照之器名過與錡字相近蓋即指器也穀即車穀過爲潤穀之物則穀非衍字明矣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襄王名法章濬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

酒焉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爲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爲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爲其所尊故云三爲祭酒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

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讖祥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爲堅白同異之辯案晉太康地記云汝南四平縣有龍澗水可用泮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

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劭氏注直云慮子也

地力之教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虛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

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俊規也商君被刑後恐井誅乃亡逃入蜀自爲造此二

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蜀尸子名佼音絞長虛未詳

曰阿者今之東阿呼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呼亦如字阿又屬齊州也藝文志云自如孟子至于吁

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

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膠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所以公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

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公輸爲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取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解帶爲城者。謂墨子所衛解身上革帶以爲城也。以膠爲械者。膠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弩之具也。詭音屈。謂般技已。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盡墨守有餘。滑釐者。墨子弟之字也。釐音狸。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制遊齊魏。其說不通。退而著述。稱晉道窮。闕陵事楚。鄒衍談空。康莊雖列。莫見收功。

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卽濫觴。是江源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汜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洗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爲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詹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卽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

以爲上卿。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僞喜，謝之以書。因爲賦遺之。中有讒夫將將，以警爲明，以
雙爲聰之語。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賦篇可證也。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戰國策及諸書，並無此言。蓋諸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親辨謂宣王曰：王方爲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大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爲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齊州縣也。盟而去。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紀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

年而封田嬰於薛。薛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

四十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

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

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俗通云

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

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

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爾雅云玄孫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昆昆孫之子文曰君用事

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短音豎豎縠謂縠衣而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

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遺音唯季反猶音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

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案皇覽

曰靖郭君家在魯國薛城中東南臨海置爲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而文果代立於薛是

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案其家產業而

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

故謂爲之築舍立居樂也

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音遇。謂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謂抵音丁。禮反。按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謂在溪反。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謂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謂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謂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國語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也。故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爲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國語徐廣曰：年表曰：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爲西周謂曰：爲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爲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國語宛在鄆州，葉在許州，二縣以魏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國語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國語舍人官職，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則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國語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

爲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周最。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遣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爲孟嘗君。薛公。薛之南。孟嘗君家。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君于薛城。孟嘗君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色名。嘗色在薛之旁。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馮驩。案音歡。復作煖。音許。

反。聞孟嘗君好客，臨臚而見之。臚音脚，字亦作踞，又作僞。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

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傳音送，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

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緜緜音候，亦作候，謂把劍

機，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裝，但以劍繩纏之，故云蒯緜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

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

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其年，馮驩無所言。孟

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

不能與其息。息與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

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技能。案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

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

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

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

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薛言文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雌者得天下矣。秦王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雌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喜，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

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願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趨音趨，趨也。又音趨。明日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過音過，過也。光臥反。朝音潮，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耳。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期物謂入市中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遷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何承繼，薛縣徒存。

考證

孟嘗君列傳：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遺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湣王遺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董份曰：不

得者言已遣之。幾爲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驢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尙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爲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褚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也今貝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案散亦作跽音同躄音跛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癘之病。徐廣曰癘音癘病也罷音皮音呂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徐廣曰秦之圍邯鄲文王九年秦昭王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敵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

人借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顯脫而出。鄭玄曰：穎，穎也。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發一作發，鄭玄云：皆目視也。而輕笑之，未能卽發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惡，烏故反。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夫已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曰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若周禮則用

也。珠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國音公等錄錄。國音啾案音錄。國音六王郡云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國音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所重也。國音大呂，周廟大鐘。大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國音名談，太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土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國音言土方有恩。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國音徐廣曰：河內成皋有李城，國音懷州溫縣水李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

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其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音戈。過，言至道。乃緇公孫龍，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蒧母子之屬，論自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辭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以求。若是以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入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繼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抒音豎，抒者舒也。繼音糾，謂繼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蹠蹠擔簞，徐廣曰：蹠，草履也。蹠，長柄簞。音筮。有柄者謂之筮。蹠音蹠。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周曰：食邑於虞。蹠蹠是也。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復一作係。徐廣曰：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古后反。求和曰媾。按媾亦講，講亦和也。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案郝音釋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爲足下解其負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目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

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按私，私心也。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康子從父昆弟，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傅姆之類也。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督勿予。徐廣音慎。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

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同易將之告河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蹠，受賞料事，乃困魏齊。著書見意。

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卷七十七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

地理志曰。無信陵。或曰。

是郟邑名。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

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

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頴曰。作高木櫓。櫓上作結構。頭兜零以薪置其中。謂之烽。常眠之。有寇卽火然舉之。以相告。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

也。于僞反。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

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

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音盈。又曹植音盈。瘦之贏。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

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

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

音浦。計。

反。倪音五弟反。卽誕生俾音正。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

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謂以侯生徧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

日贏之爲公子亦足矣。徐廣曰：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贏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魏將姓名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乘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謂靜語也。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

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謂服齊哀也。今按資者。蓄也。謂欲爲父報仇之資。蓄於心。已得三年。

也。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

無所辭。願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

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

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嗚。案上音烏。百反。下音

也。嚙。嚙。聲類云。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目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

也。嚙。嚙。聲類云。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目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

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

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

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

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

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囊矢。呂忱曰：囊。盛弩矢。囊音闕。謂以盛。矢。如今之胡囊而短也。呂姓。忱名。作字林者。爲公子先引。趙

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魏案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自言舉過。以負於魏。音佩。負。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音霍。趙邑名。屬常山。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音廣。曰。漿。或作。醪。徐案別錄云也。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問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音舉。謂豪者舉也。音據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

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失其名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憶謂以兵蹙之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魏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怨也。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醉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王名假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索隱述贊曰。信陵下士。邯鄲相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頗知朱亥。盡禮侯嬴。遂却晉鄙。終辭趙城。毛薛見重。萬古希聲。

考證

信陵君列傳。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顧炎武曰。謂特貌爲豪傑舉動。非直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恕也。○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名橫。考烈王完之父。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

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江夏郢也。屬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陳州也。黃歇見楚懷王之爲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鷙犬受其弊。」謂兩虎鬪，乃受弊於鷙犬。劉氏云：「變猶承也。」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至極也。極則反也。冬至陰之極，夏至陽之極。致至則危，致或作安。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極東西。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東從韓魏，是其腰。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召滑相趙然也，並內行章義之難。使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信申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拔，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卷衍，長垣，縣有蒲鄉。』首垣，卽長垣，非河以臨仁平邱。徐廣曰：「屬陳留，仁及平邱，二縣名，謂以兵臨此二縣。」黃濟陽嬰東之垣也。垣音圓。以臨仁平邱，則黃及濟陽等自嬰城而守也。地理志：平邱縣屬陳留，仁關。黃濟陽嬰城，在曹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句縣西南，嬰城未詳。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濮水北於鉅野，入濟。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劉伯莊云：「言秦得魏地，楚趙之絕從。」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彈。」按單音丹，單盡也。言王之威盡行也。王若能持功守威，紕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

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比至極困，則濡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濕。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是也。智伯敗於榆次，并州縣也。地理志：屬太原，有梗陽、郟。

有鑿，鑿，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之敗。名也。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吳王夫差自到處，在蘇州西。

北四里，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前而易其患於後，後即榆次于隧之難也。吳之

信越也，從而伐齊。從音絕，用反。既勝齊人於艾陵，博縣南六十里也。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案：戰國

策曰：三江之浦，浦，吳俗傳云：越軍得子胥夢，從東入伐吳，越王即從三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勳酒，盡乃開渠，由三浦入，破吳王於姑蘇，敗于隧也。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

趙，攻晉陽城。州城，井。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

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遠，言大軍不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

敵也。詩云：趨趨麋兔，遇犬獲之。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麋兔，狡兔也。趨，趨之貌。兔，謂狡兔數往

謂田犬，趨音趨。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

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謂秦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

怨焉。猶再世也。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刳腹絕腸，折頸摺

頤，猶音拉，頤音爽。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

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音烏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四今鄧州之西，其地多山林者是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四徐州西，宋州東，齊人南而攻楚，泗上必舉。泗屬齊也。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泗上，是使齊魏獨攻伐而得其利者也。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也。一云校者，報也。言力爲報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年之後，未即能爲帝，而能禁秦爲帝有餘力矣。以禁字作楚者，誤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徐廣曰：遲一作還。遲音值，值猶乃也。令音力，呈反。韓魏重齊，令歸帝號，此秦之失計也。臣爲王計，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注，謂以兵裁之。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右壤，謂渭州之南北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西海至東海，皆是秦地。要約天

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徐廣曰：三十六年。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地，又非趙境，並蓋號置，而孟嘗是諫。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虛音墟，陶閭，今蘇州也。於城內小城四北，別築城居之。今地。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

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魯君於莒十四年滅也。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爲相。封爲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始皇六年。而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客有觀津人朱英。觀音。前今魏州觀城縣也。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爲彊。其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黽音。中州。音官也。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暮亡。不能愛許鄆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滑州。本衛都而徙野王也。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母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媵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

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費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謂無望而忽至也，又有毋望之禍，謂周易有死。今君處毋望之世，謂生，死無常，事毋望之王，謂喜，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謂吉。」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謂園言園是春申之仇也，戰國也，謂作君之舅，謂爲王舅，與此異，不爲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

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州城門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

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五年。秦始皇九年。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

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按楚邦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平君。是歲也。秦始皇

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

後制於李園。施矣。徐廣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索隱述贊曰。黃歇辯智。權略秦楚。太子獲歸。身作宰相。殊炫。趙客邑開吳士。烈王寡胤。李園獻女。無妄成災。朱英徒語。

考證

春申君列傳。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言極東西。○臣照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絀于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黃濟陽嬰城。正義嬰城未詳。○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戰國策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

屬之燕。可見濮卽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董份曰。詩云。單及鬼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臣照按單。盡也。言竭盡而無餘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鬼神孤傷。○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徐孚遠曰。于義還字爲長。常是誤書也。

春申君爲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爲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

